



梦断红尘

鸿辰 著
Meng Huan Hong Chen



时间飞逝着，
在一点点逼近他心中的底线。
在最后一个十字路口，
他已经不顾红灯的阻拦，
一踩油门，硬生生从交警的眼前闯了过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梦断红尘

鸿辰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断红尘/鸿辰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143-6428-6

I. ①梦… II. ①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0062号

梦断红尘

作 者 鸿 辰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416千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428-6

定 价 42.80元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第一章	寻梦草原	157	第十七章	侠肝义胆
011	第二章	落地生根	166	第十八章	梅花三弄
021	第三章	桃李荫翳	175	第十九章	匡扶正义
031	第四章	飞天横祸	184	第二十章	错案追究
040	第五章	阴阳两隔	193	第二十一章	前世之缘
050	第六章	愤而出击	203	第二十二章	蒙羞受辱
061	第七章	多舛红尘	213	第二十三章	暗箭离弦
071	第八章	头角峥嵘	222	第二十四章	金顶之恋
082	第九章	流水有情	232	第二十五章	刻骨铭心
092	第十章	行风化雨	241	第二十六章	红尘有泪
102	第十一章	一叶浮萍	250	第二十七章	泣血擦肩
112	第十二章	落花无意	260	第二十八章	灭顶之灾
121	第十三章	红尘痴怨	270	第二十九章	情恸铁窗
131	第十四章	曾似相识	279	第三十章	梦断红尘
140	第十五章	再别康桥			
149	第十六章	梦回今生	288	后记	

第一章 寻梦草原

二十年了，苦苦盼着这一天；二十年后，女儿来了，父亲却走了……

1

天，阴沉沉的，浓云翻滚着，似乎有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室内静悄悄的，十五个女囚分成两排，横竖整齐地坐在铺板上，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沉重。电视里播放着早间新闻，电视上面时钟的秒针蜗牛似的向前爬着。

铁窗，铁门，铁栅栏。

前面是橘黄色的囚服，上面“北仓市第一看守所”几个大字在阴暗的晨光中，显得那么刺眼。

一切似乎都在幻觉中，似梦似幻。

突然，门外一阵悉悉哗哗的金属撞击声，伴随着“当啷”“哗啦”一声刺耳的铁链响，“陈曦！”一声断喝，打碎了室内的沉寂。

陈曦一个激灵，从迷蒙中惊醒过来。

“出来！”

下铺板，穿拖鞋，整理一下衣装，陈曦躬身从监室的铁门走了出去。

“靠边！面朝墙壁！”走廊里站着两名看守，指令陈曦调整好站姿。

锁好铁门，两名看守一前一后，把陈曦带出走廊，在一间写有“信息采集室”的门前停了下来。

看守把门打开：“进去！”

陈曦明白了，这是进入看守所的第一道程序：犯罪嫌疑人信息采集。

照相，取指纹，填写个人信息。

“姓名？”

“陈曦。”

“性别？”

“女。”

“民族？”

“汉族。”

“个人简历？”

“……1990年9月1日，在齐师院中文系读书……”

“你还当过老师？”看守用鄙夷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陈曦。

“是的。”陈曦有些恍惚。

“你当老师的咋还进来啦？”看守厌恶地朝陈曦挥了挥手，“我说里面咋这么多人呢！这当老师的都是坏人，学生还能好？都是你们教坏的！”

“去！靠墙站着！面朝墙壁！”

陈曦耳边一声炸雷，在纷纷四溅的音频中，她被推搡到墙壁前。

尚未站稳，墙面上挂着的一幅日历却像针一样刺进了她的眼帘，日历上清清楚楚地写着：9月10日，教师节。

陈曦心里一震，头部一阵眩晕。

“家中都有什么社会关系？父母？兄弟姐妹？”看守不耐烦的讯问声又一次击穿了陈曦的耳膜。

父母？兄弟姐妹？陈曦心头一酸，一个威严、刚毅的军人形象出现在她的脑海。

她迟疑了一下，缓缓答道：“我没有家人。”

“怎么？你在北仑市没有亲人吗？”

是啊，在北仑市，我还有什么亲人呢？陈曦轻轻叹了口气，目光又一次落在了台历上。台历上用红色字体写着：

9月10日，教师节。

2

操场上，红旗飘飘，彩带环绕，学生们以班为单位，整齐地排列在讲台周围。

鲜花簇拥的讲台上，校长王才正在做着演讲。

“同学们！老师们！今天是教师节，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学校又迎来了一批新的教师！这是一股新鲜的血液，为我们学校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新教师代表陈曦讲话！”

“哗！”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陈曦走上讲台。

她环顾了一下四周，紧张而又激动地说：“亲爱的同学们！敬爱的老师们！你们好！我是一名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今天以激动而又兴奋的心情走到你们中间，和你们一起欢度教师节！作为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为自己能如愿来到北仑草原而荣幸！我将以积极的工作热情和全新的学习态度投入教学工作中，为北仑市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同学们！老师们！我爱你们！我会为你们而努力工作！”

这是一座神奇而美丽的城市，犹如一颗珍珠，镶嵌在广袤的北仑大草原。

小城周围青山遥望，绿水环绕，一条小河从城市中间缓缓穿过，将城市一分为二。河东是北仑市的政治中心，庄严肃穆的政府机关大楼矗立在河的对岸；河西是北仑市的商业区，人流车水马龙，高楼鳞次栉比。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也鲜活了北仑大草原，北仑市，作为草原明珠城市，处处迸发出蓬勃生机。

陈曦齐师院毕业以后，经过多方努力，来到了她心中向往已久的这片草原，留在北仑市，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北仑，这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在陈曦的心中，已经成为生命的向往。在这里，有一种力量，在吸引着她、召唤着她，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与她的生命结为一体，铸成血脉之躯：父亲。

是的，在这片草原上，不仅有青山、绿水、神话、传说，而且，还有她的父亲：一个威严、刚毅的军人。

陈曦出生的时候，母亲因为难产并发心脏病去世，从小，陈曦跟着养母姨妈长大。父亲是军人，戎马倥偬，从未见过女儿。一九七九年，父亲随部队开往老山前线，投入边防自卫反击战之中，用血肉之躯为保卫祖国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几年之后，父亲从老山前线调回北方，奉命来到了北国边陲小城，被任命为某边防团团长。后来，父亲又被调往北仑市军分区工作。

父亲所在的部队，就在北仑市，从此，北仑在陈曦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生命的根基。

清晨，阳光透过斑驳的松叶零碎地洒了一地，静静的河面上清风微漾，银星点点，初秋的早晨，天气有些凉爽。

陈曦走在小河边，脚步声搅起了秋虫的惊啼，“吱、吱”地叫着跳进河边的草丛中。

陈曦穿过涵洞，来到一座小桥上，前面就是她任教的学校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草原的空气竟是那么洁净，那么清新，甚至带有一丝甜意。

陈曦呼吸着清新甘甜的空气，走进校园。

这是一座美丽的校园，走进学校大门，迎面一座汉白玉的读书少女雕像伫立在教学楼前，几栋教学楼规划有序地排列在校园内。操场上各类体育用具在晨光中略显寂静而清穆。

陈曦快步走进教学楼，她迈着轻盈的步伐，进入自己的办公室。

她放下手中的书本，卷起衣袖，打了一盆水，仔细地将座椅、窗台、书柜擦拭干净，然后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晚上下班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因为没带雨具，陈曦在校园内滞留了一些时候。黄昏时分，雨才停了下来。陈曦走在雨后的大街上，衣着单薄，她感觉有些凉意，不禁加快了脚步。

因为学校没有教职员宿舍，陈曦上班之后，便在外面租了间小房子，作为临时安身之所。

当陈曦回到住处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她打开房门，伸手开灯，却发现停电了，她只好又退了出来，到附近的商店买蜡烛。

返回的时候，突然有个黑影拦在她面前，吓得她一哆嗦：“你要干什么?!”

“你……喊……什么?”黑影一开口，一股酒气扑鼻而来。

陈曦打了个冷战，明白过来，原来是一个醉汉。她赶紧侧身掉头紧走几步，气喘

吁吁地绕道跑回了自己的住处。

午夜，陈曦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她不敢开灯，摸着黑来到窗前侧耳听了听，声音来自窗外。她轻轻掀开窗帘一角，借着夜色，看到一团黑影蜷在窗前不远的地方。看不清那是个什么东西，但声音是从那里发出的。

陈曦心里突然地跳着，后半夜，她再也无法入眠。

星期日的时候，陈曦正在住处打扫卫生，突然有人敲门，陈曦打开门，两名军人出现在她的面前。陈曦定睛一看，原来是父亲的战友刘军叔叔，刘军叔叔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年轻的军人。

“陈曦。”刘军亲切地笑着，向陈曦介绍说：“这是我们警卫连连长张志强同志，你父亲的老部下。”

“张连长，你好！”陈曦跟张志强握手问候，“快请进！”

进屋以后，刘军仔仔细细地打量着陈曦的住所。

这是一间不满三十平方米的小屋子，室内设施非常简陋。除了一张单人床外，只有一对沙发、一张桌子。沙发上放着洗净叠好的衣物，桌子上堆满了书籍。

刘军走到厨房，杯子，碗筷，炉具，橱柜，他逐个地看了一遍，没有发现食物，也没有发现开伙的迹象，便问道：“陈曦，你每天都吃些什么？”

“哦，随便吃一些。面包、方便食品。”

“那可不行！长期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要注意增加营养。”

“嗯，我知道了。”陈曦点了点头，她定定地望着刘军，突然鼻子一酸，眼泪涌了出来。她赶紧转过身，悄悄用手擦去泪水，转头回身，却发现张志强正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她，她脸一红，低下了头。

“陈曦，住在这里安全吗？”刘军仔细地检查着门锁，之后又查看了窗子。

“还好。”

“要注意安全。”

“嗯，我知道了。”

“你一个人害怕不害怕？”

陈曦心里一颤，窗外的夜半黑影出现在她的脑海。她看了看张志强，低声回答道：“还行。”其实，她的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

刘军察觉到了陈曦心里细微的变化。他沉思了一下，说道：“要不就找个女生过来一起住？”

“嗯，我找找看吧。目前没有合适的。”

“慢慢来，会有的。”

“嗯。”

刘军走了以后，陈曦的心里波澜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元旦过后，天气愈加寒冷起来，陈曦的住处冰冷阴凉，处处结冰，居室内，能结

冻的都已经结冻。

这个住所，说是房屋，其实只是一个临街的小仓房，墙薄顶单、四处临风，室内只有一个小火炉，但因年久失修，也已经无法正常使用，经常是火没生着，却已满屋浓烟，常常呛得陈曦泪流满面。

这个小火炉，点火就满屋浓烟，可是寒冬腊月，不取暖又肯定不行，尤其到了晚上，室内温度低达零下几度，陈曦冻得受不了，睡觉时只能穿着棉衣，再盖上棉被，头都不敢露在外面。

怎么办？陈曦心里一筹莫展。

有天夜里，陈曦被呛醒，望着满屋浓烟，她惊慌失措，无奈，她只好在深夜打开房门，然后抱根木棍坐在门旁。望着翻卷着涌入夜空的浓烟，陈曦的心里一阵酸楚，等室内浓烟散尽时，天光已经大亮。陈曦冻得瑟瑟发抖，泪水在衣襟上结成冰块。

这天，陈曦实在寒冷难熬，便自己动手修起火炉，她弄了一堆泥土，捡些铁皮，又用热水化了点冰雪，正忙得焦头烂额，张志强来了。

望着室内凌乱冰冷的惨状，张志强怔住了：“陈曦，你这里怎么会这样？”

陈曦也怔住了，她惊慌地望着张志强，语塞道：“张连长，你……怎么来了？”

张志强没有回答，只是死死地盯着她的脸看，陈曦疑惑地看着张志强，片刻之后，她似乎感觉出什么，把头探到门框的玻璃前照了照，发现自己的脸上满是泥土。她尴尬地笑了笑，急忙用手去擦拭。

张志强心头一酸。他望着陈曦被冻得通红的脸庞，脸上挂着的泥土被手抹成了调色板，满手的泥巴，满屋的冰霜，他心里顿生怜意。

他二话不说，将陈曦轻轻推到一旁，一边脱去军大衣，挽起衣袖，一边对陈曦命令道：“去，把脸和手洗干净！”便动手修起了火炉。

忙了大半天，才把火炉弄好，两个人弄来了木样放到火炉里，之后点起火，过了一會兒，火终于燃了起来，但是，依旧是冒烟。看来，是房顶的烟筒出了问题。

天空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雪。

张志强顶着大雪跃上房顶，用木棍捣着烟筒，弄了好半天，浓烟终于从烟筒里涌了出来。

望着张志强被冻得通红的脸和满是泥巴的双手，陈曦心头一热，她急忙用壶烧些热水，招呼着张志强洗净手和脸，这才问道：“张连长，你怎么来了？”

“我出去办事路过这里，顺便看看你。”张志强边说边穿上军大衣，“没想到看见的竟是这般惨状。你这里条件这么艰苦，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哦，没关系，我顶得住。”陈曦说着想起了什么，她看了看表，下午两点，部队已经过了开中饭的时间，便说道：“张连长，你看，光忙着帮我干活了，中午饭都错过了，这样，我做点吃的，你在我这里吃饭吧。”

“不，不麻烦了。”张志强说着推开门，“你自己要注意安全，尤其是煤烟，千万当心别煤烟中毒。”

说完，张志强已跨出门外，走进了漫天大雪之中。

新学年开始的时候，陈曦的教学岗位做了调整，因为上一年度教学成绩突出，她被调到初中一年级，做了初一2班的班主任。暑期期末统一考试中，陈曦所任教的初一2班在全市同年级总成绩评比中，荣获全市第一名。

这天，陈曦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电话铃声响了。陈曦拿起电话：“你好！”

“是陈曦老师吗？我是王才。陈老师，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

是王才校长的电话。陈曦放下电话，来到校长办公室。

“请坐，陈老师。”王才指了指沙发。

“陈老师，祝贺你呀，咱们学校还从没取得过这么好的成绩呢，你一来任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两年来，凡是你教过的班级，学生成绩都是直线上升呀，真是后生可畏！”

说到这里，他呷了口茶，接着说道：“陈老师，你是新教师，又是科班毕业，受过专业教育，思想进步，前程远大，以后还有的是机会，”他顿了顿，侧身把目光移向窗外，继续说道，“过几天教育局要召开表彰大会，表彰这次全市同年级总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学校想对受表彰的对象做下调整，希望你能理解和配合。”

陈曦一时没有听懂王才的话，她思索了一下，见王才正盯着她，便用力地点了点头。

全市教育系统表彰大会上，陈曦所任教的班级被表彰为先进集体，但先进个人却变成了同校同年级的化学老师郝玉红。郝玉红老师是校长王才的小姨子，只做课任教师，不担任班主任工作。

陈曦的心里由疑惑转为惊讶，继而变成了气愤，她憋得脸通红，因为感到委屈和失望，两颗泪水顺颊而下。

这就是校长王才所说的“适当调整”。

4

早晨上班的时候，天灰蒙蒙的，似乎在酝酿着一场风雨。中午时分，天果然下起了雨，开始不大，后来竟变成了中雨。

因为雨一直下个不停，陈曦中午下班没有回去，在附近商店随便买了点食品，便开始备课，批改作业。

晚上下班的时候，雨依然下着。

陈曦撑起雨伞，踏着满街的积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了住处。

打开门走进屋，陈曦惊呆了。只见室内到处都在漏雨，床上被褥已被雨水浸湿了一大片，桌子上的书籍也被雨水浸泡了，地面上已经有多处积水。

陈曦急忙把被褥和书籍都移到沙发上，然后拿起脸盆放到床上接雨水。她把桌子挪了个位置，又用拖布擦净地上的积水，之后，心疼地抱起几本书，疲惫地坐在沙发的角落里。

窗外，雨水击打着窗棂，室内，滴水淅淅沥沥，“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望着满屋积水，陈曦鼻子酸酸的，失望和委屈就像雨脚一样落在她的心头，她从

心底滋生出一种抑制不住的伤心和难过，泪水像决了堤的潮水一样汹涌而出。

靠在沙发上，陈曦就这样昏昏地睡着了。

这一夜，她做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梦。在梦中，她梦见了离别已久的养母姨妈，梦见了远在天边驰骋天涯的父亲，也梦见了站在云端深处忧伤地望着她的母亲。

当陈曦醒来的时候，天光已经大亮。

她推开身上散落的书本，想站起来，却感觉头像撕裂般的疼痛，浑身难受，没有一点力气，她挣扎着站起来，却又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

陈曦病倒了。

雨，一直下着。

张志强到街里执行任务，返回部队的时候，时间还早。这些天一直下着雨，街道上积水泛滥，小河两边的植物也被涨潮的河水淹没。

张志强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思索了一下，便绕道来到了陈曦的住处。

“笃、笃、笃”他敲了敲门。

“谁？”屋内传出一声微弱的询问。

“我，张志强。”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陈曦面容憔悴有气无力地站在门旁。

张志强吓了一跳：“你……这是怎么了？！”

没等陈曦回答，他就被“滴答、滴答”的滴水声吸引过去。

他把目光从陈曦身上移开，寻着滴水声走进屋里。

只见室内一片凌乱，床上放着脸盆，雨水正顺着破败的房顶不停地滴落在脸盆内，盆里已经接有大半盆雨水，地面也已经湿透，墙角倚放着拖布和水桶，沙发上放着被褥和书籍，桌子上躺着一只空水杯。

“屋里怎么漏成这样！”张志强吃惊地看着陈曦，“你……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陈曦无力地答道。

张志强看了看四周，没有什么可以遮挡雨水的物品，他抬头看看天空，转身走进了雨中。

过了一会儿，张志强又回来了。他手中拿着塑料布和热水袋，热水袋中装满了滚烫的开水。他把热水袋递给陈曦，之后走出室外，纵身跃上房顶，用砖头把塑料布摊开压好，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这才跳下屋顶走进室内。

见陈曦憔悴不堪的样子，他迟疑了一下，伸出手去摸了摸陈曦的额头，“哎呀，这么烫！”他不由分说，一把拉过陈曦，用自己的雨衣将她包裹严实了，然后扶着她走出屋外。在马路边上，他拦下一辆车，将陈曦送到了医院。

为陈曦办理好住院手续后，张志强才返回部队。

天，终于晴了。雨后的空气，清新而又凉爽。

张志强这些天心里一直沉甸甸的。自从那天将陈曦送到医院以后，他的心里一直放心不下，陈曦虚弱而又憔悴的身影一直出现在他的脑海。

陈曦是他老首长的女儿，自从见到陈曦后，陈曦凄凉的身世和艰难的处境一直揪

着他的心。老首长不在，他觉得他有责任有义务去分担照顾陈曦。

下午，张志强安排好连队工作，然后买了一些水果，来到医院。

走进病房，见陈曦的病床上住着别人，满房间都没有陈曦的影子，他怔住了。一名护士走过来，他急忙问道：“护士同志，请问这个病床上的姑娘去哪儿了？”

“你问陈曦老师？她已经出院了。”

张志强离开医院，赶到了陈曦的住处，门锁着，陈曦不在。张志强不放心，又来到了陈曦任教的学校。

门卫处，门卫大爷见来了个年轻英俊的军人，便笑咪咪地问道：“同志，你找谁？”

“大爷，我找陈曦老师，请问她在吗？”

“噢，噢，陈曦老师呀，她在，在。”大爷一边说，一边抓起电话，“你等一等，我给她打电话。”

“谢谢大爷。”张志强说着，冲门卫大爷点点头。

一会儿，从教学楼里走来一个人，张志强一看，正是陈曦。

“陈老师，”门卫大爷指着张志强对陈曦说：“就是这位首长，他找你。”说完，大爷知趣地走出门卫室，“你们慢慢聊着，我出去转一圈。”

“谢谢大爷。”陈曦冲门卫大爷笑了笑，然后转向张志强，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张连长，你怎么来了？”

“我到医院去看你，护士说你出院了，我不放心，又到你的住处，见你不在，就到学校来了。”张志强说着仔细看了看陈曦，“你怎么样，病好了吗？”

“谢谢张连长。我只是感冒，已经没事了。”陈曦感激地望着张志强，“张连长，我给你添麻烦了。”

“说什么呢，这是我应该做的。”张志强把水果袋塞到陈曦手里，“多吃点水果，补充点营养，身体就能恢复得快一些。”

远处，门卫大爷望着临窗而站的两个年轻人，笑咪咪地点头。

送走张志强，陈曦回到办公室。一开门，同室的张老师和杨老师正靠在窗前说着什么，见陈曦回来了，二人神秘地看着她笑，杨老师抢先说道：“陈曦，来客人了？”

“那么英俊的军官，是谁呀？”张老师也凑了过来，她拉着陈曦的手，兴奋地说：“是你男朋友吧？”

陈曦怔了一下，使劲地摇摇头：“你们误会了，不是这样的！”

5

晚上，陈曦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两年来，她寻父未果、与张志强相识的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她的眼前。

两年前陈曦来到北仑市教育局报到之后，便怀着激动而又兴奋的心情，到军分区去见她的父亲。

在军分区门口，她向哨兵说明来意，哨兵看了看她，然后往里面打了个电话。过

了一会儿，一个通信员走了出来，他来到陈曦面前向她敬个军礼，说道：“请跟我来。”

通信员把陈曦领到一栋楼里。

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门前，通信员喊了声：“报告！”

“进来！”

随着一个洪亮的声音，一个中年军官开门迎了上来。

他站在陈曦面前，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了一下陈曦，笑呵呵地说道：“好清秀的丫头！比你爸爸强多啦！哈哈哈。”他把陈曦迎进屋内让到沙发边，“快坐下，丫头！”

陈曦迟疑地坐下，通信员给陈曦沏了一杯茶水，之后退了出去。

“丫头——噢，叫陈曦，是吧？”中年军官也坐到沙发上，望着陈曦，笑呵呵地说道：

“陈曦啊，我是你爸爸的老战友，我叫刘军，跟你爸爸是老搭档，当年你爸爸上前线，我们俩就在一个连队，他是排长，我是班长，后来调回北疆，你爸爸是团长，我又是政委。”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笑容里夹杂着一丝伤感从他的脸上稍纵即逝。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的办公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陈曦，指给她看：“看，这个就是你爸爸，这个是我。”

说完他看了看陈曦，犹豫一下，低声说道：“陈曦啊，你来得不巧，有件事情，你可能会感到意外，你爸爸……在一个月前奉命调往青城军分区工作，他已经带领家属前去赴任了。”

陈曦的心猛地一沉。

父亲，一个神圣而亲切的字眼，在她的心中是那么遥远而又陌生。

从小，陈曦见同龄的小伙伴们都有爸爸妈妈，可她连爸爸妈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每天只有养母姨妈将自己带在身边，她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凄凉、充满了渴望。她多么希望能有一天，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来到自己的身边啊。可是，妈妈已经不在，自己在襁褓之中母亲就已去世，她此生是再也不会见到妈妈了。唯一能见而又见不到的，是爸爸。

可是，爸爸在哪里呢？养母姨妈说，爸爸在北仑天边、在保卫祖国。自己究竟在哪一天，才能见到那个远在天边保卫祖国的父亲呢？

陈曦不知道。她只记得，爸爸偶尔会给姨妈写信，每次爸爸来信，她都趴在姨妈家大哥的腿上，听哥哥读着那些她听不懂的字句。每次，爸爸都问：小曦长高了没有？听话不听话？淘气不淘气？每当读到这里，哥哥都会摸摸她的小脑袋，捏捏她的小鼻子，冲着她笑。

上小学以后，她就学着自已读信，遇有不认识的字，她就缠着问哥哥。

有一次，爸爸在信中夹带了一张照片，养母姨妈把爸爸的照片放到墙上的镜框里。望着照片上那个穿着军装、面带微笑的军人，陈曦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每天放学了，写完作业，就趴在镜框前的柜子上久久地望着那张照片。

“快快长大，去找爸爸。”这已成为陈曦心中的信念。所以，当她大学毕业填写分配志愿的时候，她选择了北仑，因为那里，有她童年的梦，天边草原，是她心中向往

的天堂。

她要去找她的父亲，她要工作生活在爸爸身边。

可是，万没想到，二十年了，苦苦盼着这一天；二十年后，女儿来了，父亲却走了。

陈曦心里一阵心酸，泪水不禁顺颊而下。

陈曦不知怎样离开的部队。

她感觉自己就像站在悬崖之上，被人猛然推了一把，失衡跌进了万丈深渊，她只感觉自己的心在往下沉，一直在下沉。

过马路的时候，她险些被车刮倒，在司机愤怒的斥责声中，陈曦跌跌撞撞地回到了住处。

从那天起，她认识了父亲的战友刘军叔叔，后来，刘军叔叔按照她留下的地址，带领张志强到她的住处来看望她，并嘱咐张志强替老首长多关照一下陈曦。

从那以后，张志强时常过来看望她，给她带来了温暖，带来了关怀，也为她解决了许多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这一夜，张志强也失眠了。自从认识陈曦以后，他的心被揪住了，时时牵挂着陈曦。这个可怜的姑娘，从小无依无靠，就像孤儿一样，孤独一人生活在养母姨妈家中，长大以后多番寻父，历经艰难终于如愿来到父亲所在的城市，却又与父亲擦肩而过。

人生，总有许多遗憾，这遗憾，又包含了多少痛苦与无奈。

张志强想到了自己的身世。

张志强家住农村，家中有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三。他自幼丧父，是母亲一人将兄弟三人拉扯长大。在他十二岁那年，母亲又因病去世。大哥身体不好，家境贫寒，他跟二哥二嫂一起生活。二嫂脾气暴躁，经常与二哥打架吵闹，家中常常战火不断。二嫂视他如眼中钉，从不给他好脸色。

张志强高中毕业以后，由于没有生活来源，大学学费无法解决，便放弃高考，报名参了军。来到部队以后，他在练兵之余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在大练兵中荣获二等功，并考上了军校，毕业以后逐步晋升为连长。

不幸的童年，共同的遭遇，使张志强的心中对陈曦生出深深的怜爱之情。他多次去住处看望陈曦，目睹了陈曦艰难的生存处境，也亲身感受了陈曦刚正不屈的秉直性格。

他深深为这个女孩所折服，同时也愈加坚定了他帮扶陈曦的决心。

第二章 落地生根

那种孤独无助的沧桑之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陈曦的心里愈加强烈……

1

中秋节。

张志强正在安排连队的联欢活动，政委刘军来了。

“张志强！”

“到！”张志强转身看见刘军，急忙敬礼，“政委！”

“我没事，过来看看。”刘军打着手势让张志强继续忙着。

“嗯，搞得不错！”刘军看了一下室内的会场布置，点头道。

他环顾一周，话锋一转，看着张志强问道：“最近见到陈曦没有？”

刘军知道张志强已经在无形中担起了照顾陈曦的责任，并为张志强的行为有所赞赏。

“没有！”张志强如实回答道，“这段时间连队较忙，我没有去看她。”

“今天是中秋节，陈曦一人在外会很孤单，你应该安排时间去看看她，代表我，也代表老首长。”刘军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两百元钱，“给她买点水果、月饼，向她转达我们的问候！”

“是！政委！”

张志强来到陈曦住处的时候，陈曦正坐在桌前望着养母的照片发呆。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陈曦心里格外想念这个抚养她长大的老母亲。

养母，梦中的守望者，关于她的记忆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忘。像古老的影像，慢慢发黄，慢慢沉淀，继而铭刻。到如今，她留给陈曦的最深的记忆，是每天黄昏时刻站在夕阳里翘首遥望的身影。养母一生都在守候着她的亲人，期待着她的亲人，可她的亲人，都逐个地离她而去，留给她的，只有思念与牵挂。

想到这里，陈曦的心里犹如刀割一般，剧痛难忍，她不禁泪流满面。

张志强来到以后，见陈曦的脸上还残存着泪滴，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走进屋，把手中的水果月饼放在桌子上，四处看了看，检查了一下门窗，又走到厨房看了看，然后走到陈曦面前，说道：“陈曦，今天是中秋节，我代表刘政委，也代表老首长来看看你。你一个人生活，很不容易，要照顾好自己。天气越来越凉了，

你要注意保暖，注意安全。”

顿了顿，他又接着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屋子你已经住有两年多了吧？这间房子，冬透寒风，夏漏雨水，平房临街又不是很安全。我的意思，你是不是换个住处？”

“不用了，我在这里已经住习惯了，没问题的。”陈曦感激地说道，“这两年多来，我给你添了很多麻烦，真的很感谢你。”

“说什么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老首长不在这里，我有义务代替他照顾你。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你，让你吃了很多苦，我心里很内疚！”

当张志强返回部队的时候，政委刘军把他叫到了团部。

刘军向张志强仔细了解了陈曦的工作生活情况，张志强也把两年多来陈曦的详情向刘军作了汇报。

当得知陈曦艰难的生存处境以后，刘军的眉头拧在了一起。

他思索了良久，突然问道：“张志强，你今年二十八岁了吧？”

“是！整整二十八岁！”

“哦，可以了！”刘军舒展眉头，“也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他看了看张志强说：“有女朋友了吗？”

“政委，您怎么突然问这个？”张志强面露不解的神色。

“回答我！”刘军不容置疑。

“还没有。”张志强只好如实回答。

“好啊！”刘军一拍手，“我有个想法，你可以考虑。”

看张志强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刘军顿了顿，接着说道：“陈曦是个好姑娘，如有可能，你们可以相处一下。”

“政委，这个……不合适！”

张志强腾地一下站起来，紧张地说：“我一直把她当妹妹照看！”

“有什么不合适的？”刘军拍了一下大腿，“就这么定了！这个周日，你跟我去看看陈曦，顺便听听她的意见。”

“这……”

刘军用力拍了拍张志强的肩膀，起身离开了。

星期日上午，刘军带着张志强来到了陈曦的住处。

陈曦正在批改试卷，听到敲门声，她打开了门。

“刘叔叔！张连长！快请进！”见到刘军二人，陈曦心里很高兴，她赶忙把两个人迎了进来。

“丫头。”刘军走进屋，仔细地看了看陈曦，“丫头瘦喽！”他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遍室内情况，然后坐在沙发上，向陈曦询问了工作生活情况。

听陈曦说完，刘军对张志强说：“张志强，你出去回避一下，我跟陈曦单独谈点事情。”

看张志强推门走了出去，刘军转向陈曦：“陈曦，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可以考虑个人生活问题了。”他见陈曦低下了头，接着说道：“陈曦，你在这里没有亲人，一个人生活实在太不容易了，应该有个个人来照顾你。我们张连长人品优秀，是个出色的小伙子，今年二十八岁，还没有女朋友，按照他的年龄和状况，可以成家。刘叔叔的意思，你们两个相处一下，这对你对他都是好事。如果你们两个成家，我对你父亲也有个交代。”

“刘叔叔，我还小，现在考虑这个事情还太早。”陈曦感到很突然，她微微怔了一下。

“二十三岁，不小了。”刘军说道，“你不能总是这样下去，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人生活在这里，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我们都很惦记，不放心嘛！”

临走，刘军再一次叮嘱道：“丫头，刘叔叔跟你说的事情，你要认真考虑啊！”

这一夜，陈曦失眠了。

2

期末考试来临了。

近一段时间，陈曦加班加点，早出晚归，为学生们准备期末考试辅导课程。

这一天，陈曦因为组织编写模拟试卷，天色很晚了，才下班回家。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雪，陈曦走在河边小路上，感觉有些冷。

昏暗的路灯在飘曳的雪花中发出幽暗的光。路上行人很少，偶尔有人走过，也是行色匆匆。河面上已经结了冰，河边的榆荫草丛早已变成了灰白色，在夜色的笼罩下，显得凄凉而冷峻。

陈曦打了个冷战，不禁加快了脚步。

快上小桥的时候，突然从阴暗处蹿出一个人影，挡住了陈曦的去路。

“谁?!”陈曦吓得一声惊叫。

“别喊!”黑影低声喝道，“小妹妹，我见你天天都是一个人走路，这么晚回家，是不是很寂寞?”

“你!……你要干什么?”陈曦吓得倒退了几步。

“不干什么，你这么漂亮，我只想跟你交个朋友。”黑影说着，往前逼了几步。

“站住!……你别过来!”陈曦倒退着。

黑影停了一下，左右看看，又往前逼着。

“你再过来，我就喊人了!”

正当这时，从小桥上走下两个人，往这个方向走来。陈曦一看，正要求救，黑影“嗖”的一下，蹿得无影无踪。

当陈曦惊魂未定地回到住处时，早已是满头大汗。她瘫软在沙发上，浑身瑟瑟发抖，心里“怦怦”跳个不停。

之后再下晚班，陈曦只好取道正街，绕路而行。

期末考试结束之后，在全市同年级教学成绩总排名中，陈曦所任教的班级再一次